

延安

文艺作品

精编

YANAN WENYI
ZUOPIN JINGBIAN



散文·报告文学卷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责任编辑：严麟书

封面设计：凌瑛如

延安文艺作品精编③

散文、报告文学卷

素风 林舒 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6.2 插页2 字数390000 印数0001—1500
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468-0/I·437 定 价：10.40 元

80071

《延安文艺作品精编》

编辑出版说明

一、为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50周年，继承并发扬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的光荣传统，用革命文艺作品教育人民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，以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，特编辑出版《延安文艺作品精编》。

二、本书选编的时限是：自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起，至1947年3月主动撤离延安这十年间。选编的范围是：上述时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生活、学习与工作过的人，当年所写作、发表、演出和出版的优秀文艺作品。入选作品力求做到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。

三、延安时期文艺作品众多，涉及面广，现根据读者需要，共编辑出版四册六卷，即：第一册理论、诗歌卷，第二册小说卷，第三册散文、报告文学卷，第四册戏剧曲艺卷。选文采用公开发表的。为了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，除订正错漏和统一标点符号外，其他则一律不予改动。各卷编排基本上按发表时间为序。

四、延安文艺作品发表至今已半个世纪。因时隔久远，资料不易查找，选编中肯定存在不少缺点，祈请读者和专家指正，以便修订重版。又由于时间紧迫，对入选作品来不及一一征询作者意见，希谅解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1991年9月

目 录

散 文 卷

万里关山	范长江 (3)
我歌唱延安	何其芳 (11)
延 安	师田手 (17)
从烦恼到快乐	范文澜 (19)
生产插曲	夏 蕾 (31)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	冼星海 (38)
盐田行	庄启东 (54)
塞行小记	魏 伯 (57)
愉快的心情	李 述 (64)
泪	尤 洪 (67)
来自民间	莫 艾 (71)
时代最高的声音	舒 群 (76)
歌 声	章炼锋 (80)
垫脚石	草 明 (86)
村 妇	均 伦 (88)
中秋节	朱 寨 (94)
渡金沙江	李 立 (100)

陕北游击队的故事	高朗亭 (104)
母亲的回忆	朱 德 (114)
忆过草地	黄玉山 (119)
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	柏 华 (123)
民兵英雄申戎寅的故事	黑 丁 (127)
碉堡内外	冯 牧 (134)
警卫英雄李树槐	萧 三 (140)
三日杂记	丁 玲 (144)
记一辆纺车	吴伯箫 (157)
左权同志轶事	景伯承谈 田稼丰记 (162)
搜 查	严 辰 (166)
行军日记	王大化 (170)
追 队	马 烽 (187)
进入新老解放区	陈学昭 (191)
我的爸爸叶挺将军	叶正明 (196)
头顶露青天	华 山 (202)
陈毅将军印象记	李 普 (209)
回忆关向应同志	李伯钊 (213)
外国记者看延安	张香山 孙 铭 (221)
我在改变中	刘秀珍 (228)
相 片	孙 犁 (231)
沙原上	曾 克 (233)

报 告 文 学 卷

江南抗战之春	陈 毅 (239)
游击大队长	雷 加 (256)

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	黄 钢 (266)
刘伯承将军会见记	荒 煤 (284)
一个胜利战斗的回忆	杨成武 (291)
大池村歼敌记	韩先楚 (294)
民间的谢子长	魏 伯 (296)
记“鲁迅艺术文学院”	茅 盾 (302)
忆冼星海	茅 盾 (310)
两个村代表	海 棱 (314)
飞龙梁上	马 加 (319)
一架机器的诞生	林 风 (323)
“谁是区长？”	林 采 (332)
头一次参加奋勇队	西 戎 (337)
铁骑兵	杨 朔 (342)
七勇士	杨 朔 (345)
雁翎队	穆 青 (353)
连长回来了	仓 夷 (357)
她们在秋天的丰收里	董 速 (362)
强袭沁源城关之役	董 谦 (370)
海上的遭遇	周而复 吴伯箫 刘白羽 金肇野 (374)
晋察冀，英雄多	魏 巍 (388)
窑洞阵地战	华 山 (391)
工作与休息	刘白羽 (401)
民间艺人李卜	丁 玲 (408)
诺尔曼·白求恩断片	周而复 (415)
黑红点	吴伯箫 (445)
游击区生活一星期	孙 犁 (452)
典狱长党鸿魁	曾 克 (469)

刘志丹故事二则	董均伦 (474)
遥 献	廖承志 (478)
八面山中	陈祖武 (482)
李先念将军印象记	王 匡 (491)
关向应同志在病中	黄 既 (497)
王震将军记	周立波 (505)

散 文 卷

万里关山

范 长 江

西安政局，既已开展，记者又奉命入陕北。二月六日在博古先生和罗瑞卿先生陪送之下，开车直驶肤施（延安）。两辆载重车，载些鞋子衣服等。我和博古车上，装了一车的《左派幼稚病》小册子，最重要的是从紫禁山那面飞来的几十万法币。同行有西安新闻界和学联的朋友。

那天城内外的东北军和陕军都在纷乱的撤退，汽车、大车、牛车、毛驴，什么交通工具都有。而运送的东西则从军火、军需至破铁炉子也全带上，真是彻底的搬家，秩序异常零乱，大概撤退命令太仓卒一点。陕军主力的特务团士兵，更是无精打采地退出西安，低着头，倒拿着枪，好像不胜颓丧的样子。

路上和博古先生谈起天来，他曾一度作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，现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。“博古主席”在苏区是很有力量的。他今年刚才三十岁，身材中等，很有学生活泼气。我们首先谈战争，特别是关于红军行动经过。

五次“围剿”“广昌大会战”之后，陈诚将军取得重大的胜利，震动了整个的中央苏区。朱德、周恩来和博古三人退到战场南面一间小屋中，商议今后的办法。红军主力牺牲很大了，主要战场破坏了，再度决战的前途是相当可怕了。后来毛泽东赶到，

细加商量，乃决定“突围而出”！

围是突了，沿途所遇到的困难却非常之多，单是沿途所过的大河，已就可观了。他先说“过乌江”。那里没有桥，渡船也被省军破坏，水急而深，又没有普通架桥材料，大家到了河边，皆望河兴叹，河那面还有人把守。后来刘伯承赶到，乃集中所有工兵人材，尽力想法。首先泅水过去十儿人，赶走守兵。然而各种架桥尝试，皆告失败。乃发动工人伐竹，削竹为筏，绞筏成索，编筏成筐，以索系筐，筐内盛石，抛入水中为锚，作成急水中架桥之基础，然后编竹为筏，以锚牵筏，联筏为桥，而乌江天险始得渡过。

过了乌江，是直进川西南。川军郭勋守着土城。彭德怀去进攻，据侦探报告是二旅，以为满可以打下，谁知越打越多，打出五旅来！老彭损失不小。郭勋作战颇为沉着，他们在后面用望远镜看郭勋的后方，有几次都有动摇模样，然而皆被郭勋镇定了下来。

金沙江之偷渡，亦甚有趣，后面追迫很紧。他们乃以少数部队佯走大渡口，而大部急走小渡口。小渡口是某土司所辖地，他已奉令将船只靠在北岸，南岸红军无法渡河。后来捉着了土司的“文案”（书记文牒之类），用他出面叫船，船夫不察，放船南来，才算混了过去。而大渡口的部队，亦飞速转到这一路来。因为船少人多，他们曾用粗布为链，想架索桥，结果是布力太弱，不能胜重，完全失败。

金沙江曲之中、会理、西昌一带有未开化的彝族，他们的社会经济还在游牧时代，捕获外族的男子，有时杀戮，有时收为奴隶（称为“娃子”），利用其劳动力。红军的开路先锋走到森林里，被他们突如其来地打死将近一百，而且死得很惨。因为彝人对付人的方法，是很原始的。刘伯承对于西南情形很熟悉，还是

他出来办交涉，和黑彝首领吃血酒，相约各不相犯，即古代春秋战国“歃血为盟”的办法；这种迷信方法对他们很有效的。

石达开将军从东南经西南绕出西北的伟大军事企图，是失败在大渡河边。我们“勒马渡悬崖，弯弓射明月”的旷世英雄，就在这里遁逸他的踪影。石将军最后的停住处是大渡河边的安顺场，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。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，河上是没有桥，船也被封走了。河对面是杨森一营的军队布开着，后面呢？遍地的原始黑彝，退也成问题了。谁知安顺场团总还有一只船，靠在南岸，他准备红军来了以后再跑的。然而笨拙的团总行动太迟了，红军先占了他的渡船。然而，河水太大，无人敢于划船。乃重价征船夫，每人划对河一次，代价一百元。重赏之下出勇夫，居然有人出来应命。但风大水急，巨浪滔天，船几累覆。这样渡过十数人，出不意袭败杨森之守兵，乘势直奔川康孔道之泸定大桥。大队亦从南岸星夜向泸定桥前进。前锋至时，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。先锋乃攀铁索而进，以攻拆桥之守兵。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所慑，呼“愿缴枪”，而铁索上人之答覆是：“不要枪！要桥！”盖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所关也。

最后一次险地，在甘肃岷县境白龙江上腊子口。白龙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峡中，水中无船，且寒不成泅涉。腊子口两岸绝壁，在绝壁上凿石开小道，至不能再开处，乃架一木桥至对岸绝壁上，仍沿壁凿小道，以通于平地。故此地如将木桥拆卸，十万大军到此，亦只好徒呼奈何。甘肃方面守兵，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，桥亦未拆，而戒备松懈，故被红军奇袭，遂过最后之天险。

咸阳至三原途中，遇到许多徐向前旧部，他们是被胡宗南、关麟征腰击而没有渡过黄河的队伍，现归萧克率领着。他们多一

半是四川人，听不懂博古的话，我还作了一次翻译。

西安、三原间，要经过三个渡口：第一是渭水，有桥可渡。第二是泾水，有船可渡。第三是泾惠渠，那时可以涉水而过。路上往来的车辆很多，因为撤兵的缘故。

三原附近，零星地住些红军，黑军衣、黑军帽，帽上有红星，是他们外形的特点，他们多半是年轻活泼的人。普通军队的形式、军容，看来他们很不注意。

那时三原城，成了小西安。许多西安原有的团体，如全国救国会，西北救国会等都移到三原来。许多青年都纷乱地向渭河北岸三原一带跑，他们对于中央军入西安有些过分的恐惧。

因为等保护的部队，恐怕路上遇到土匪，费去很多时间，当晚住三原。大饼和开水解决了晚饭，一间小客店的小屋土炕上，还睡着我和博古两个人。

傍晚在三原街上还遇到叶剑英夫妇，他是到附近二十里云阳地方的彭德怀那里去。他穿着学生服安闲在街上走着，谁也难看出他是作战异常果断的旧任红军参谋长。

我们坐的那辆车，是红军自己买的。在“西安事变”前十个月，已经挂着“王以哲军军用车”牌子，在西安、延安间往来运输。西北之必然会出乱子，已不是“西安事变”前短时期之酝酿了。

博古那时谈红军将来之地位，谓名称编制更易之外，原有领导干部应维旧状，政治委员可以由中央派去。因为政治委员的制度，来自苏联。苏联革命初期，红军缺乏军事人才，故不得不利用有军事技术之旧军人，而用忠实党员为政委，居监军的地位。中国红军之军事干部皆为党员，故不必要政委也。

七日起身，各人自己收拾行李，不出十五分钟，博古的行李已自己弄好了，这是长途行军练成的。汽车夫反而落在后面。

同店有位六十八岁的老人，他要去当红军。他无论如何吃不消的。理由是他在西安参加过救国会，他听说恐怕将来“不得了”！

三原北去有许多台状地带，九十里至耀县。耀县城外有一座新式大木桥，桥基坚固，桥身宽敞，有些重要国营公路还不及它。陕西省公路建设当局，至可敬佩。

县城里有许多红四方面军的人，他们过半是单裤，最多不过穿棉衣，问他们，答案是：“穿多了不好跑路。”我们穿双层皮的人，完全是平日少锻炼之功了。

城内商业照样维持，原因是红军对于社会秩序，已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。他们行动的事实，已在商民中建立信仰。

三原到耀县从前架有轻便铁道，供陕北“剿匪军”运输之用，现在和平解决后，这条铁道是无的放矢了。

同官以上，进入山地，所谓“北山”区域，从此开始，陕北和关中就在这里分界。同官至宜君完全在山沟里走，有十好几座水门汀桥，修得整齐美观，皆陕西省建设之成绩。沟尽，山行不远，即到宜君。

不妙的是在不到宜君十里左右油房台山上把车坏了一辆。只好放下些东西，把人先用一车带走。

坏车处，小山村老嫗出来关照我们：“诸位老爷以后过车，请留心我的孩子，不要把他压着了！”他不问我们是如何来历人，专是想到她自己的事，专为她自己打算。一切皆为自己打算，这是人生和宇宙的大法则的流露，也就是“约法三章”和“为民请命”这一套所以成功的原因。

宜君位于山上，小得可怜，开水无地喝，而鸦片则到处皆有。县政府又在县城山头上。这完全是古代战争城堡的修筑法，不合于经济生活的原则。

七十里至中部县，穿城不过半里，和宜君有难兄难弟之分。宜、中两县都在破碎的黄土高原之中。陕北贫瘠本相，至此一目了然。

车到洛河渡口各交口河地方，大冰冲坏了便桥，过不去，而修桥亦非短时可能。我们一面派人至洛川打电话到肤施要车，一面寻附近村庄过夜。破土窑洞里，又成了高谈政治的地方。

红军士兵的生活，仍然比官长要苦些，不过和旁的军队，程度有差别；将来军费充足后，相差的程度怎样，还待事实的表现。

涉冰过洛河，八日住洛川，县城在原上。张学良指挥“剿匪”，曾坐镇于此，今则红星帽士兵随处可见。红军初到陕北时，不懂方言习惯，他们夜间驻营，总向民间借门板等作卧具。所以常向妇女说：“老板娘！你的板子借我睡一下。”她们必然异常羞惧与不安，答应一个“不！”字。当然这边再行说明理由的继续要求：“板子睡了退回你还是好的！没有关系！”而他们所得的回覆是：“我怕！”原来陕北所谓“板子”是指女人特有的生理部分，当然她们不能随便借给人睡了！

红军的政治工作相当成功，送我们的士兵，谁也可以讲一篇大道理，“帝国主义”、“殖民地”、“革命”，……无比其多的新名词，他们讲得无不顺理成章，俨然受过多年政治教育。

这些年轻的红军官兵，说起打仗完全是儿戏，没有紧张意味。好像中学生谈赛足球，李惠堂那一脚踢得如何有劲，叶北华如何传了一个好球。少年和青年人的精力充足，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焰，他们的战斗力是无限充盈的。

在洛川县政府里过夜，木炭余烟，把我昏迷了过去。我心里明白，只是动不得，说不出话来，而且呼吸急促得快要不能继续。我感到危险，拚命挣扎，好容易滚下了床，开了门，爬到室

外雪地呼吸冷空气，几分钟后，才恢复了清宁。几乎走上丁文江先生的老路！个人生命实在容易毁灭，不及时作些事，很快就告结束了。

晚间曾大雪，九日赴肤施途中，只见大雪盖满山谷。汽车经行破旧的黄土高原，上下三个峻急的山坡，不是机器完好的汽车万万上不去的。

郿县城外汽车站旁，有飘红旗的红军联络站，他们相互间“同志”、“同志”的称呼，态度非常亲切。

郿县北行不远，公路旁有泉水涌出，结冰盖路面，下临高崖，滑溜可怕，车行其上，直赌命运。此后道路，乃顺洛河东岸北进，以趋甘泉。河东西山头上尽为碉堡，村庄墙院亦已完全碉堡化，皆东北军“剿匪”时之陈迹，而今大有人去楼空之感矣。

甘泉县不及内地中等村庄之富厚，城内房屋凋零，人家无几，县长无多少事可做。盖郿县以北，已成苏区，田地皆经分过，另有苏维埃政府管理，县府连钱粮等亦收不到，县府经费，全恃省府津贴维持。

午尖于甘泉红军联络站，腹饥甚，面条煮好，皆虎咽狼吞。

甘泉是过去大战之场，东北军某团长被擒的榆林桥，何立中阵亡的劳山，红军中人皆为我们指手划脚而道之。

甘泉再北去肤施，路与洛河分离，另遵谷道进。谷中平日有四川人利用山中泉水种稻。谷尽，过富有森林之山峡；出峡，顺北谷下，沿途人家稀少，土地荒芜，村庄残破，无一不象征大兵之后者。沿途标语，极为划一，有“统一战线”标语，有“一致抗日”标语，有“改良工农生活”标语，最多不过十几种。绝无反国民党，反国民政府及反对蒋委员长标语。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平分土地！”的标语也没有了。

将至肤施，遇到近百的徒手红军，系下乡打柴作燃料者。服

装残破，单裤居多，十四五岁小孩不少，他们在路上到处打打闹闹开玩笑。

（原载《西线风云》1937年9月）